

中國方志叢書·塞北地方·第二七號

據 民國景佐綱修張鏡淵纂
清 乾隆四年刊本影印

省爾哈察

懷安縣志



成文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

懷安縣志

定價：新台幣四〇〇元正

發行人：黃成助

出版者：成文出版社

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

電話：九二二〇一〇五號

印刷者：正大印製廠

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

有所權版

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
一一四七號

中國方志叢書導言

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

論我國史籍的源流，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。章學誠（一七三八—一八〇一）有六經皆史的說法，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，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。龔自珍（一七九二—一八四一）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。易經是卜筮的史，書經是記言的史，春秋是記事的史。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，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，禮記是一代的律令，皆歸史官守藏。這樣看來，都是與史有緣的。參證後來把會典、通典、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，也列入史籍，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，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。否則，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。無論如何，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，尚書和春秋，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。

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，班固父子作漢書，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。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，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，詩賦雜說，論著更多，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。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爲七略，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。把兵書、方技、術數併入子部，詩賦歸入集部，成爲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這種分類的意義，好像是說，經是民族的大本原，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，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，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。經史高高在上，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，只求互相涵攝並存，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，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，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，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。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，分類仍然照舊，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，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。史籍雖然很多，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。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：「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，無眞史故也。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，而徒措意於一二之殊功美行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年之前而少所變也。」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：「今者國史之業，既無專司，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。必當參用通志之例，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，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，乃事理之當然，亦時勢所必至，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。近世以來，政治凌夷，雖屢變而不能中理，今度協於人情，國事危艱，職是之由。」這樣看來，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，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！

唐宋以來，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，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、紀傳體的正史、有關禮法的會典、偏重地理的方志；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、別史、編年體的通鑑、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、屬於典志的通考、通典專史，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。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。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（六六一—七二一），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，闡明義例，商榷利病，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，獨具評論性。另一位是章學誠（一七三八—一八〇一），曾為和州、永清、亳州修志，又做過畢沅的幕僚，修纂湖北通志。他是重視方志，親歷其事，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。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。

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，再也斬不斷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鎖鏈，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。有了空間觀念，又渴求地理的知識。生活演進，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。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。中國的土地大，人口多，山川氣候不同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，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。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，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。地方志隨時代前進，倡於明代，盛於清代，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。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。

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，清代便昌盛起來。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，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，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，皆有特定的水準。其實，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，各地主纂方志的，莫不兢兢業業，收集的史料，皆是可資信實的，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。據朱士嘉統計：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、六五五種，康熙間完成一、二八六種，乾隆間又有一、〇二四種；直隸最多，有四〇三種，四川、江西、山東、河南、陝西、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。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、九一二種，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、八三二種，九三、二三七卷，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，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。這樣，總數就達到七、二六二種。比起正史來，卷帙浩繁，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。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。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，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。現在試依顧韻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：地理——沿革、疆域、面積、分野；政治——建置、職官、兵備、大事記；經濟——戶口、田賦、物產、關稅；社會——風俗、方言、寺觀、祥異；文獻——人物、藝文、金石、古蹟；便知方志內容廣泛，而且它的取材，來自檔案、函札、碑碣，是很可信實的。真正說「以校正史，則正史顯其粗疏」而已。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。

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，該括江蘇、河北、山東、河南、山西、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八省的方志，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、纂修人姓名、舊志沿革、卷數目次，並且辨體例，評得失，尤其注意特殊史料，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。此外，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，也編有目錄。

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，羅列了五千多種。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，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，徐家匯天主堂藏書、金陵大學、南洋中學、中山大學諸書目，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，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、日本內閣文庫、宮內省圖書寮、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，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。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，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，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，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。

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，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阱，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，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。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：（一）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，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，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，能使它再現的，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。（二）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，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，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、定律，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，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。（三）現代史學在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宗教、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。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，參用科學的方法，獲取藝術的成果。（四）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，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，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。

我們現在應該知道，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，方志是有地域性的，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。這方志與家譜，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、時、地、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，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。為了適應時代需要，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，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，暫定為鄉、縣、府、郡、行政區的地方史，及各種叙一事的專志等（如瀘水志、廬山志）。

明清以來，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。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，未免過於誇張，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，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，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，效果就高得多，現在把方志的功用，試述幾個實例如下：

- (1) 朱彝尊日下舊聞，陸心源宋史翼，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，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。
- (2)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，據至順鎮江志而作。
- (3)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(Limahong) 真人考，據閩粵方志多種。
- (4) 日人桑原曉藏作蒲壽庚事蹟，援引閩粵方志多種。
- (5)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，何炳棣中國人口論，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。

- (6) 專從物產而言：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，但品級低劣，不爲一般人喜愛，豐潤人利用竹枝、風景、花鳥畫改良後，風行一時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。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。
- (7)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，詳載如何利用水力。很多方志皆有河工、灌溉、築堤的經費、徵工等資料，可供稽考。
- (8) 地方賦役的負擔，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。
- (9) 往日的水陸交通、驛站距離，也可查知考證。
- (10) 鄉村市集、地方商業、對外貿易、典當、礦業，皆可在方志查考。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。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，直敍到其後的衰落。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。
- (11)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，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。
- (12)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、義學、書院、學田、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，也可從方志查考。
- (13) 風俗、節日、寺院、壇觀、碑碣、古墓，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。
- (14) 少數民族如苗、猺的風俗，方志記載也很可靠。
- (15)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、科舉名錄，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。
- 從這些功用看來，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。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，便是這個原故。到此，我們也要敍一敍方志的起源。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，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；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。考據起來，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，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，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，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。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，但遺存的很少。元代創編一統志，明代修纂一統志，因而徵求各省志書，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。清代方志大盛，民國繼續修纂，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，內容自然就不可避免浮濫的譏評，所以刊本雖多，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。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，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，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，精選善本影印發行。更進一步，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，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，以貫澈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。

懷安縣志卷首

序

緒言

修志錄

凡例

影

圖

懷安縣志

卷首

一

懷安縣志卷首

序

緒言

修志錄

圖影凡例

懷安縣志

卷首

一

重修懷安縣縣志序

上年秋八月

主席宋公，返主察政，整軍經武，勵精圖治，以察省
劃治未久，外鑒於邊患之危急，而內憾於文獻無徵，
遂有省通志館之設；並令各縣酌修舊志，及採輯省志
材料，其治事之勇，用意之深，能勿令人聞風興起也
耶！

佐綱適於今春二月，來長斯邦，攬籍披圖，多闕
而未詳；蓋本縣縣志，自前清光緒二年重修後，迄今
已六十年矣，非唯中間縣事之變遷，久闕待續；即天
地之文，亦非復盡如當時。况此六十年中，而國體更
易，而外患侵陵，民族岌危，國運轉變，已另開一新
紀元乎？凡因此而推演之事實，均非原志之所有，不
足以供省志之採擷，而爲有志者之考證，勢不得不仰
體

省峯垂念文化之至意，與夫事實之需要，有所修補而
不能再事推延也明矣；顧茲事體大，豈庸俗之吏，如
佐綱者，所敢承導？榜徨焦慮，罔知所措，幸按卷檣
，前宰蘇公瀛仙，已有成議，欣本蕭規，與邑紳再度商榷，詢謀無異，卽禮聘張君溥泉綜司筆政，而佐綱
自綰其事務，於三月十九日，開始工作，本期六個
月完成，中間以區鄉裁變，調查探訪，無形延遲，更
請准展期兩月，始全部脫稿，而斯志以成。將付印矣
，僉囑佐綱略紀其緣起；並因之有所感焉！余亡人也
，而耿耿者，每期有以自効於地方；今故鄉淪陷，四
海奔波，縱欲自効其地方，又烏可得耶！作吏小留，
固無地不爲家鄉，而猶得參與此地方大業也，抑亦幸
矣！又烏敢不勉？今又何幸，以極暫時間，而竟助以

成之，亦可自慰也已！

夫爲縣史，舉凡山川之險易，道路之通塞，物
產之豐畧，文化之廢興；以及陳滯者之如何改進，蘊
藏者之如何開發；若爲忠烈，若爲孝義，可以風，可
以詠；若爲奸邪，若爲懦頑，可以刺，可以誅；以政
權之取予，覘國家之強弱；此邊關之勢逸，卜民族之
盛衰；鑑往知來，獲所儆惕，其關於一縣之榮枯文野
也尙小，而實有關於一國之存亡，固不待智者而後知
也！

是以縣志之編，初不必鋪張侈麗，而惟計文之工
拙，必也繫據事實，而無所闕溢；俾在上者以是而爲
政治軍事之措施，在下者以是而爲奮勉警惕之動心，
乃至實業家學術家，因之得其信證，而有所發揚。若是，
則是編之成，固非止地方事業，亦行政者，所有

懷安縣志

卷首序

二

懷安縣志

卷首序

二

事也，佐綱何人，固不敢不勉，顧亦何足以語此哉？
往者晉石賄胡以十六州，本縣其一也，戎馬腥羶
，歷數十年，今古士夫，引爲奇恥！今有國無防，而
佐綱縣境逼近戰區，東顧強鄰，北瞻外蒙，多難興邦，應
知所勉，此尤吾縣民衆及爲國者，所當眷眷於斯志，
期所以發揮光大保守於無墜者也！從知
省峯之所以倡導而督促之者，蓋有由已！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

懷安縣縣長遼寧景佐綱序

懷安縣修志序

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午後一時許 連雨三日，稍止，柴溝鎮駐軍紛然來告：團部牆圯，某營部屋漏，某連某連坍塌難居，索泥水匠者，索土坯磚瓦石灰者，索車輛力夫運土做工者，河堤城垣修築甫竣，接踵來索備資料價者；正在紛呶擾腦應給不暇之際，鎮丁進一書於案頭：拆視，是縣志主纂張兄溥泉來書；內附縣志凡例暨目錄各一，「囑作志序，以光志乘，並留紀念」。捧讀之下，心理秒分時間，起數種變化！始則愧然，不通文義，怎作志序，非光志乘，實辱志乘，丟人紀念，張兄豈戲我乎？繼則悚然惕然，縣志纂修，非偶然事，若有運會繫乎其間；本縣縣志：創始於清康熙末年邑宰殷武二氏，稿成，均未梓行，乾隆初年楊令始編定付刊，光緒二年李令葆貞續

懷安縣志

卷首 序

三

修未竣，丁憂去官，蔭祿氏繼而修之。民國以來屢次議修，卒未果行，今邑侯景公甫下車，卽嚴修志工作，張主纂又爲斬輪老手，遂能於短時期內工作就緒，足徵運會之難逢，纂修之不易也。深愧淺識不文，未有貢獻，負此難逢之運會耳。矧值此國難日形嚴重，我察省尤爲國難接觸之最前線，於此時而修縣志，恍若西曆一千八百七十年，普法之戰，法敗，阿色司省一小學校最後一課之嚴重工作者然，能不悚惕於此次修志之工作與意義乎！既承囑序，勉摭芻言管見，不敢忝居大雅之列，或爲後此者之嚆矢歟？新志全豹尙未獲窺，第讀凡例目錄，分七綱十卷，系統井然，較諸光緒二年修志體裁，頗趨科學化！已爲當事者嘔血之作品也夫。

縣志整理之要旨：一在採集新材料，按科學的方

懷安縣志

卷首 序

四

肥料；混濫施肥，迨至農穫減量，諉之農運，凡長此農業落伍，不知改良者，概由於無指針之書籍以資參考，負斯指導責者，抑亦縣志乎？科舉時代縣志，多爲騷人文士舞弄文墨之作品，不切事實之作品。現處科學時代，縣志主要原則，應爲各實業專家之結晶作品；俾民衆奉爲知識之導師。况處此國難嚴重準備民族復興時代，縣志之目標與使命，又胥兼重是歟！

民國十九年春季：治城東門外四里許，四圪塔坡地方，發現古墓，墓中陳列器物，旗幟，漆匣，圖章，均與古代人種，國防，官制，藝術文化，種種歷史；關繫鉅大！惜當時發掘人士，無此項考古知識，致錯過良機，縣署所存墓物，恐日久湮沒無復覩者，特附記其事於序末，望後人之注

懷安縣志

緒言

邑之有志，所以記載方物，揆羅掌故，使宰斯土者得鏡稽其禮俗；居是邦者，藉認知其鄉土。非第覩一邦之文野，且闡民族之盛衰；謂之政善，可也；方志云乎哉？懷安縣志，於康熙四十四年，創自前宰殷公邦翰，未竟全功。陞西路同知，攀雲而去。及乾隆六年，辛酉，經名宦楊公玉峯始完成之。厥後，光緒二年，丙子，又經名宦李公廉夫續修，而纂成於蔭公士奇子。嗣民國四年，乙卯，前縣長管公君謨，以距續修之志，已四十年，亟應再整。曾發通啓，商榷耆老，期以共襄是舉；當時彼推此卸，無一玉成其事者，良可慨也！

迨民國二十三年，甲戌歲首，

察哈爾省政府，成立通志館，飭縣「一面搜集材料，同時促成縣志」；此令一行，經蘇前縣長瀛仙，交由縣政會議，成立縣志編纂會，並推予任載筆；彼時于應張北亦修志事，且不願遺臭桑梓，遂斷然辭聘，同時組編纂會，成立縣志編修館，以景縣長爲館長，于爲主纂，楊君海春，宗君紹圃，夏君敍五，爲分纂，梁君象亭爲繕稿，其康君治字，原亦被聘分纂，因他往未就；遂於三月十九日，即假鄉師地址，開始製表，着手查編矣。

夫作一邑之志乘，必須具有世界眼光，並長科學知識，與夫政治經濟及史地之歷久經驗，方足以徵往事，而順潮流；當光緒二年丙子續修時，國體未更，傳統一致，僅由程君子鳳改撰志首二十一篇，另由宗紳景曾存續人文而已，餘襲乾隆辛酉舊志。茲際政體革新，社會演進，六十年中，人事滄桑，世局萬變，如科第變爲學校，屯糧改爲徵銀，官制之重組，區警之劃分，交通之利往，物產之改良，以及名賢列女，嘉

言鑑行，在在均須循名核實，擗闢揚蕪，詎可苟且云爾已耶？誠如牛紳懋序末所云：「當今縣志之主要原則，應爲各實業專家之結晶作品，俾民衆奉爲導師」，斯言實獲我心。我縣自改元後，專門輩出，以之結晶縣志，自必游刃有餘；顧予已衰朽，無志奮飛，唯借醫書，以消歲月，此調不彈久矣，且以空疏謫陋，予若是鉅任，曷克肩此？今以管穴相窺，詎非有玷邑乘耶？然已旣事王侯，孰容再托高尚。惟有犧牲一切，力疾以從；謹遵總理遺訓，夙夜匪懈，貫澈始終之努力工作也！

惟此次負採訪責者，原屬區長，嗣以中經裁變，又復移責公安，轉任村長辦理；結果，填未翔實，又值兵燹卷帙，無獻可徵，致於進行上，受一絕大打擊，斯覺難耳。所幸景縣長督導有方，而同人等又均盡職，悉意網羅，埋頭苦幹，不分紀念與星期，概無一日曠。並於事前擬定所供通志材料，與編修縣志程序，即以原料共爲一爐，成品分爲兩作，一方不誤通志取材，同時稍具縣志綱型，專重事實，不尚詞華，惟求敏捷，不計體裁，但有所獲，書無不盡；凡屬事實不變，及原本詞意並

無違背時代性者，間取舊志；審與現代事實不符，或有新現事蹟，舊志未能包括者，均又另詳搜輯，以期達到科學化之整理也。及將材料送轉通志館，竟蒙函致過獎；雖享不虞之譽，反覺惆悵益多！迄今八月，並將縣志完成，亦云幸耳。然無所長，以視乾隆辛酉楊錢之作，不及遠甚矣！

竊嘆天下事留以有待者，亦有因病而成者；左邱失明，厥有國語，武子刖腳，乃成兵法，予以去秋在耀被共刲散，抱病還梓，本擬長期休養，不再問津，反有若是遭逢；毋亦失明刖腳逼成之作業歟？然耶？否耶？于亦不能自解也。總之：是業也，乃爲于殫思畢慮，鞠躬盡瘁之最後一工作；如蠶作繭，繭成，蠶亦羸矣！無論成色如何惡劣，既經囑汁組成，無法伸頭重造；惟望嗣之善整理者，有以洗其腐焉斯可耳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歲次甲戌十一月 主纂本縣西沙張鏡淵溥泉氏謹識

懷安縣志

卷首 緒言

五

懷安縣志

卷首 緒言

六

重修縣志序

甲戌初冬，吾縣重修縣志，稿已脫矣，行將付梓。長官名流，以及總纂，咸有序焉。或推爲施政南針，生活楷範；或許爲文獻結晶，專家導師；或認爲文字膚淺，貽笑桑梓，可謂謙贊畢具矣。予何人斯？敢贊一詞？特有不獲已而言者，故本孔氏言志之意，用敢拉雜一言！

此次重修縣志，歷八閏月，較之乾隆辛酉初修，光緒丙子續修，爲期頗久，內容似應精確詳明；然而所獲結果，猶不免間有一二未甚詳實者，何哉？人事較繁，門類增多，固係一因；然調查者無專人，而填表者，信手而已，豈非致誤之一絕大原因乎？幸賴縣長景公之熱心催填，始有數十表之認真填報，餘則大率敷衍。譬之，朽木亂石，焉能建造高樓大廈？故本書之成，十之七八，皆係同仁等觀念記載，是以自知其間有舛誤也。主纂張公，早感困難，曾於緒言中及之，似有未盡言者，故再表而出之，此非飾非文過；蓋用告來哲之有事於此者，欲求精確，切勿再蹈斯轍也！是爲序。

懷安縣志

卷首 緒言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

分纂楊普蔭謹序

續修懷安縣志序

昔邑宰陰公士奇，因楊公大岷舊編，而續成懷安縣志；上溯朱明，下迄滿清，考核援引，存信闕疑，分門別類，薈萃成編。然至清光緒丙子而止，距今近六十載，在此階段，本縣幾同文獻之無徵；姑無論他，即民國改元，政體革新；口北割割，疆域轉轄，此種最大沿革變遷，均尚付缺；至如賦稅之繁雜，學校之增設，詞廟之存廢，天災人禍之頻仍，官制選舉烈士賢婦等，更無參稽，俾閱者，第能數往，莫從知來。故接古續今，早爲急務矣。

本年春，察省成立通志館，飭縣搜集通志材料。推聘張公溥泉主持筆政。元亦不揣謫劣，擔任分纂。混跡其間，濫竽充數，枯腸窘腕，運用八月之久，雖經張公之南針時賜，同仁等之斷斷責難，然終不免爲全璧之玷，寸心內疚，愧悚交深！不過馬負千鈞，蟻馳一粟，盡其能而已也。

夫縣志者，邑中之一史也。百里之境，數十年之事，亦云繁矣。然置身於斗室之中，埋首於案頭之上，日操三寸之管，欲將境內過去現在事實，揮灑無遺，則含調查之外，別無蹊徑。嘗聞丙子修志時，元之先

景曾公身與其事，曾懷鉛撻粟，冒風犯暑，親出訪記。而此次悉製表調查，似較便利。但明達者，知關文獻，則填報尚加審慎，不厭周詳；問亦有認作尋常，虛與委蛇。致執筆時，半據表冊，半佐理想，牽附掛漏，當亦不免，此工作中所感到者。至本志內容及經過，邑宰景公及主纂張公已先我而言，不再贅述。茲者屆滿功成，行將付梓，廻憶過去，拉雜數語。敢告不敏。是爲序。

分纂宗體元

懷安縣志

卷首 緒言

七

懷安縣志

卷首 緒言

八

編訂	姓	名	次第	籍	貫	歷
葉初	殷邦翰	周昇	武一韓	林盛	林大	
葉同	奉天璽	本縣人	太谷人	山湖廣	楚黃人	白旗人
葉校	前任懷安縣知縣陞陝西涼莊道	清武生		前任懷安縣知縣		
葉校						

修志職員表

職別 姓名

次第

籍貫

略

歷

張鏡淵
景佐綱

次第

籍貫

略

楊普陰

次第

籍貫

略

張鏡淵
景佐綱

次第

籍貫

略

楊普陰

次第

籍貫

略

懷安縣志

卷首

修志錄

十三

卷首

十四

楊普陰

次第

籍貫

略

楊普陰

